

艺术人生

唐诗祝:诗书画印,让艺术生活丰富多彩多姿



人物名片

唐诗祝,1942年生于安徽歙县,12岁迁居杭州。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化工系。现为杭州九三学社书画院副院长,中国航天基金会高级文化顾问,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艺术顾问。

记者 陈友望 孙乐怡

5月6日,唐诗祝携百多件诗书画印作品在诸暨市博物馆展出。唐诗祝与诸暨颇有缘,曾经和诸暨籍的余任天先生有着深厚的翰墨情谊,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诸暨书画界中人相互交往,这次受诸暨博物馆之邀,展出了他五十年来于诗书画印艺术上取得的成果。

作为一个书家,唐诗祝固守着“诗书画印”俱全的传统。虽已七十五岁高龄,而他穿着红白格子衬衫,中气十足地在展厅讲解着他的创作历程,爽朗耿直的气势绝不输年轻人。在画室里,他挥毫作书,笔力苍劲,气势磅礴,笔墨确实生动。在半小时的谈话间隙里,他奏刀霍霍,一方印已然出手,并题刻上了多字的边款。

读书才有气韵 多写多练才会生动

唐诗祝出生于歙县,自幼受到徽州文化熏陶,寄情翰墨。十二岁时迁居至杭州。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化工系的他因为对书画艺术的酷爱,毅然弃理而从艺。

毕业后,他在杭担任美术编辑工作,坚持着对艺术的研究与探索。初始之时,唐诗祝曾在包辰初先生引荐下,拜见了陆维钊先生,聆听了他的关于如何临摹《兰亭序》的教诲,又拜见了吴弗之先生,吴先生云:“尔双目炯炯,书画中人也,有空就来”,惜只是一面之师。“当年报社还在国货路,他经常值夜班,白天去余任天先生家里拜访求教。”唐诗祝至今还记得,余任天先生曾问过他一个问题,“诗祝,谁都会讲气韵生动,你倒说说看,什么才叫气韵生动?”唐诗祝当时就被他问懵了,想了许久都答不上来。余先生后来告诉他,“读书写字,气韵生动”,这让唐诗祝豁然开朗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坚持着读书写字。当然,像《滕王阁序》《赤壁赋》等很多古代的著名诗词歌赋要熟记于心,多看多写多练是必要功课,才能酝酿出好的作品,需要用的时候,便可信手拈来。

在这次展览中,就有唐诗祝的一副楷书作品“读书写字,气韵生动”,这也一直是唐诗祝终身奉行的座右铭。



苏东坡词句 行书

积累多了 艺术腔调就会自然流露

唐诗祝靠自学自悟,在诗书画印中打磨。“我自己找书、找字帖,凭靠努力和天分自己去挖掘”。从艺数十年来,寒暑不辍,唐诗祝在“学、练、悟、化”四字上苦下工夫。他遍临颜柳楷书帖、《兰亭序》、米芾诸帖、《张迁表颂》、《石鼓文》等。他对米氏行书非常欣赏,认为米芾之字能“八面出锋”,奔放、迅捷、激昂,符合时代节奏,更符合个人性情,他潜心研究,将这些特点融入自己的书法作品。唐诗祝的擘窠大字,结构严谨而气势磅礴,书风痛快沉着;他的蝇头小楷,细如毫发却挥洒自如,雍容大度、神通气达,显示出扎实的腕底功力。

“书以功深能跋扈,画惟兴到见纷披”是唐诗祝对书画的理解。他一直强调以书入画,以画入书。他的水墨兰竹飘逸多姿,大有板桥遗风。唐诗祝还擅治印,先从临摹汉印入手,后专学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邓散木诸家。他擅各家之长,融于一体,汇成一格,且腕力过人,他刻印就是把刀当作笔,每每一印在手,风驰电掣,须臾即就。他的印章,老辣苍劲,生动活泼,天趣盎然。

活到老,学到老。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书家,其书法作品应该是自己的思想情趣抒发的载体,必须带有诗意。因此,他曾从陈宪清先生学古文诗词,他不遗余力地攻诗

文、觅佳句,以坚毅意志来丰富他书画艺术的内涵。现今六和塔陈列馆前悬挂着的“据月轮,冲霄汉,雄临吴越地;傍之水,掣苍龙,威镇浙江潮”一联就是唐诗祝所撰并书写,并刊入《西湖志》。在杭州西湖云栖景区,安徽黄山景区多有其所作之联。对古文化潜心追求,积累也越来越丰厚,艺术素质会自然而然地流露,也是一种熟能生巧的结果。

取法古人 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发扬

唐诗祝的艺术人生执着而坚持。他谦虚而勤奋,非常好学,总想把自己的技艺不断提高。他爱钻研,研读多了,就可在临帖时体会到书家的运笔手势,第一笔如何开始,过程中如何运笔,体味细微的变化。

“没有文字的功底,就不能记录现实。就不可能抒情,一味地抄写,写得再好,只是个抄书匠”。摹古人作品,取法于古人,精察古人名作,决不一泥古;聆听名家指点,是唐诗祝获得成功的要诀。他欣赏前贤的作品,并在其基础上作出客观评价,取其精华,通过实践来寻找自己的缺点,积累经验、积累理论,并验证前人的理论是否具有可行性。

诸艺相通,唐诗祝曾习过太极拳,经过参悟,将太极拳运行的意念,使其用于运笔之中,尤其是在书写小楷或行楷时,得到了应验,“字虽小,划虽短,而意念长”,故而其所书小字,雍容大度,绝无局促之感。

大展

新加坡“吴冠中:大美无垠”展延期闭幕



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吴冠中画廊举办的“吴冠中:大美无垠”展,延期至9月25日闭幕。参展展品共计79件组吴冠中先生作品,其中新加坡国家美术馆25件组、中国美术馆6件组、中华艺术宫(上海美术馆)10件组、浙江美术馆5件组、香港艺术馆3件组、私人收藏29件组以及南京博物院藏“吴冠中先生雕像”1件。

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大展 将在京开幕



由山水文园集团、意大利METAMORFOSI文化艺术协会等主办的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大展将于5月28日至8月8日在北京开展。83件毕加索精品原作和84幅珍贵影像将在中国集体亮相,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展出数量最大,价值最高的毕加索精品原作展,展示方式包括原作陈列、VR、互动体验,同期举办齐白石真迹展,以对话毕加索。

声音

活着,就要做活的艺术

究竟什么是当代艺术?如何理解当代艺术?2016首届海南国际艺术双年展艺术贡献金奖获得者、当代艺术家马杰教授认为:“虽然当代艺术指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,但不是所有当下开展的艺术活动都是当代艺术”,马杰解释道,“那些具有当代意识观念的艺术活动才是当代艺术”。马杰格外强调了“当下正在发生”,在他看来,当下发生,是指没有现成的模式与标准,完全是一种面对新的事情所呈现出的态度和行为,直白地说,不再模仿那些艺术经典。

博物馆不可因“商”而“伤”

博物馆一向被视为文化净土,也一向以高雅示人。然而,近年来一些文博单位,善于从珍贵的公共文化资源中发掘商机加以利用,却不善于在利用过程中加以管理,致使商业行为屡屡过度,以急功近利之嫌染俗博物馆高雅的气质。毋凡发文指出,博物馆首要任务是庇护文物,继而向公民传播文物承载的人类过往文明,而非靠文物赚钱。文博单位合理利用文物进行商业开发并非不可,但超越博物馆职能的过度商业行为必须受到限制,更不可使博物馆因商而“伤”。时下,钱乱人心者不为少数,博物馆即使用不好人类过往文明这剂良药滋养人心、医治心伤,至少不该添乱。

国画的融西与油画的中国化

画家、美术理论家梁照堂近日指出,总体而言,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几乎主要呈现出这样两个方向,一是国画的“西进”,一是油画的“东进”,成为了两大奇观,也成为了两大探索。都取得了很大成就,也有不少经验和得失教训给我们借鉴。二十一世纪之后,“融西”方向更加成熟了,借鉴西方的元素,但坚守中国画的文化精神是最核心的。而在油画的“中国化”上,纠正了把油画画成年画的现象。不能只是表面化追求“民族化”,从而丢掉了油画本身的艺术语言。

收藏投资应不拘一格

说起收藏,黄英认为有两大范畴,一是已经知道该物品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,二是尚不知道该物品是否有收藏价值,不经意间予以收藏,但时过境迁,这些原本“不起眼”的东西却成了宝物。提倡不拘一格地去收藏,意在刻意集中在一器一物或一张字画上,而是全方位地俯视生活中的一切,处处做个有心人,不断地注意观察和收集信息来修正自己的收藏行为。前不久,报载苏州有位收藏者,在“不经意间”收藏了上百副各式各样的“帐钩”,别人不注意,他却发掘出“帐钩”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。

坐而论道

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

文/朱飞军

诗曰: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水落鱼梁浅,天寒梦泽深。羊公碑尚在,读罢泪沾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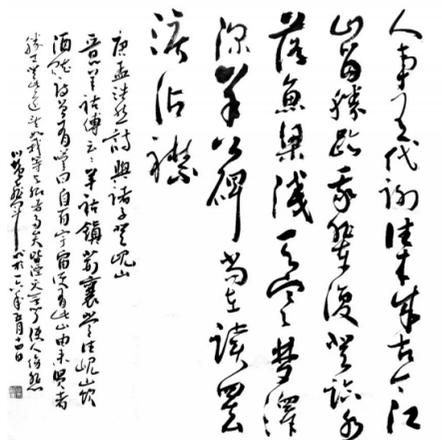
此孟浩然之《与诸子登岘山》也。何为乎此诗?所为见“羊公碑”之故也。羊公者谁?羊祜(221年—278年),字叔子,泰山南城人。晋著名战略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。时人感其德行,故尊之为公也。

羊公曾登湖北襄阳之岘山而叹曰:“自有宇宙,便有此山,由来贤达胜士,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,皆湮灭无闻,使人悲伤!如百年后有知,魂魄犹应登此山也。”时人感羊公此事而树之以碑,为其接任者杜预命为“堕泪碑”也。

唐人有孟子者亦登此山,见碑而喟然有此诗也。吾人知此事而读此诗则清然而易识也。然而“羊公碑”知之者少,而孟浩然此诗知之者多也。故人因事而兴,事因人而名,岂有异乎。

岘山在湖北的襄阳,当年西晋的羊祜常登此山,曾经发出过前贤胜士“皆湮灭无闻,使人悲伤!”的感叹。后来孟浩然也登上此山,看到了“堕泪碑”,联想到羊祜的感慨,也同样感受到了人事的代谢,也发了一番感慨,写成了以上的诗句。如果联系到羊祜的典故来理解这首诗,则很容易理解孟浩然诗所表达的情怀,也很容易受到它的感染。人事是代代相传不会停止的,古人已经永远成为古人了,而我们也不过是即将成为古人的当下人而已。想到这里不免会对自己现在所作的“登临”产生一种虚幻之感,因此此登虽然是可以感知的事实,但想到自己成为古人以后,这个“登临”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了。所以孟浩然说“复登临,表达得极其勉强。在这种情绪之下,江山的胜迹也会觉得是勉强地“留”的;同样的情绪之下,孟浩然看“鱼梁”之水是“落”的,看“云梦”之泽是“寒”的了;理解了孟浩然这样的心事后,再看“羊公碑尚在,读罢泪沾襟”这样直白的句子,就有了感人的力量了。

这首诗因“羊公碑”联想到人事代谢而起兴,孟浩然将它写成了千古名诗,说明了艺术创作之需要切实的缘起。这个道理于书法亦然,书法如果作为一种



艺术形式它要有感人的力量,一旦有了实际生活的“缘起”,那么即使技术的表现略显平常一些,也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。就像这首孟浩然的诗,其诗句可谓明白晓畅,直抒己见,却反而更加动人,以至于我们对于此诗的了解更甚于对“羊公碑”这个事件本身的了解了。

艺术评析

源正泉自清 山高人为峰

文/季关泉

夫子曰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季关泉,1953年生于浙江温州,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现为浙江省书协会员,浙江省青年书协会员,温州市书协理事,温州市青年书协理事。

我与金石颇有缘,总让我重温青少年时那份激情,正因为对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某种超乎常人的喜爱,才能摒弃外界诸多诱惑,稳坐冷板凳,痴迷于艺事遂能孜孜不倦,津津有味而欲罢不能。从学习篆刻中获得的莫大乐趣又能激发出无限的艺术灵感与创造力,也许这就是天赋!论及天赋,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曾大发感慨:“意,性中带来一语,事事皆然,不独填词一节。凡作诗文书画、饮酒下棋与百工技艺之事,无一不具夙根,无一不本天授。强而后能者,毕竟是半路出家,止可冒斋饭吃,不能成佛作祖也。”我总觉得这种对诗书画印毫无来由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喜爱,必定是“性中带来”,这一点在金石西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。金石文字的学习过程十分艰苦,有时也十分枯燥,在旁人看来甚至是另类中人,苦不堪言,但他却能食髓知味,乐在其中,他的勤奋刻苦在我眼里更像是一种享受,未曾有丝毫的勉强。勤奋加天分,金石西远追秦汉,近取西泠,在书画篆刻艺术上筑基于醇正而深厚的传统经典,再有幸硕士毕业于西泠印社社长兼秘书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美院教授陈振濂先生门下,滋养了学院的文史书论修养,金石西正

一步一个台阶登上自己所仰望的艺术高峰,即“文人气、书卷气,技法纯熟而又超乎技法的层面”。

“取法乎上”一语中的,但也令人无所适从,迷津处若非有仙人指路,则极易误入歧途。艺事若闭门摸索,亦如神农尝百草,定须吃过许多苦头。故寻求前辈的指引总是一条捷径。对于这一点,金石西与我也很投缘,看到他,仿佛看到当年骑着自行车四处寻访名师的自己。西泠钱君匋、刘江、陈左夫、李伏雨、陈仲芳、俞建华、袁道厚等诸位前辈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后进悉心指导、倾囊相授,这种高风亮节早已凝缩成记忆的精华滋养着我的人生。对于传统的艺术,首重在于传承,不仅是技艺的传承,更是人格精神的传承。在此,我想将俞建华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转告给金石西。俞老师告诫我:“在创新求变风气日盛的今天,如何取法、如何融汇,都联系到对传统的态度,是为传统的弘扬添砖加瓦而展示自己的风采,还是以损毁传统为代价来扬名立万,其中就有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责任感在起作用。这也许也为关泉所关注的吧。我想,对于一位有志于弘扬书刻艺术的人来说,不仅仅满足于对技艺的玩弄和“惊世骇俗”的表现,关键还是要从游艺进道的高度来要求自己,才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。我想,关泉是会这样做的。”我想,金石西也会这样做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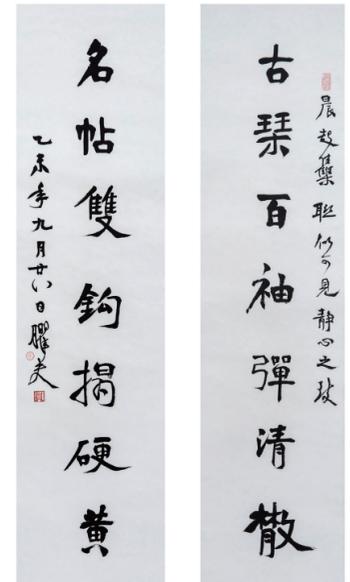


人物名片

金石西,1985年生于浙江温州。别署非非、雁夫、若昏堂。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,获硕士学位。受西泠印社季关泉和周旭两位老师启蒙,师从陈振濂先生。现为浙江省书协会员,浙江省青年书协会员,温州市青年书协理事,温州市青年书协理事。



篆刻 若昏堂金石西珍藏印



篆刻 若昏堂金石西珍藏印